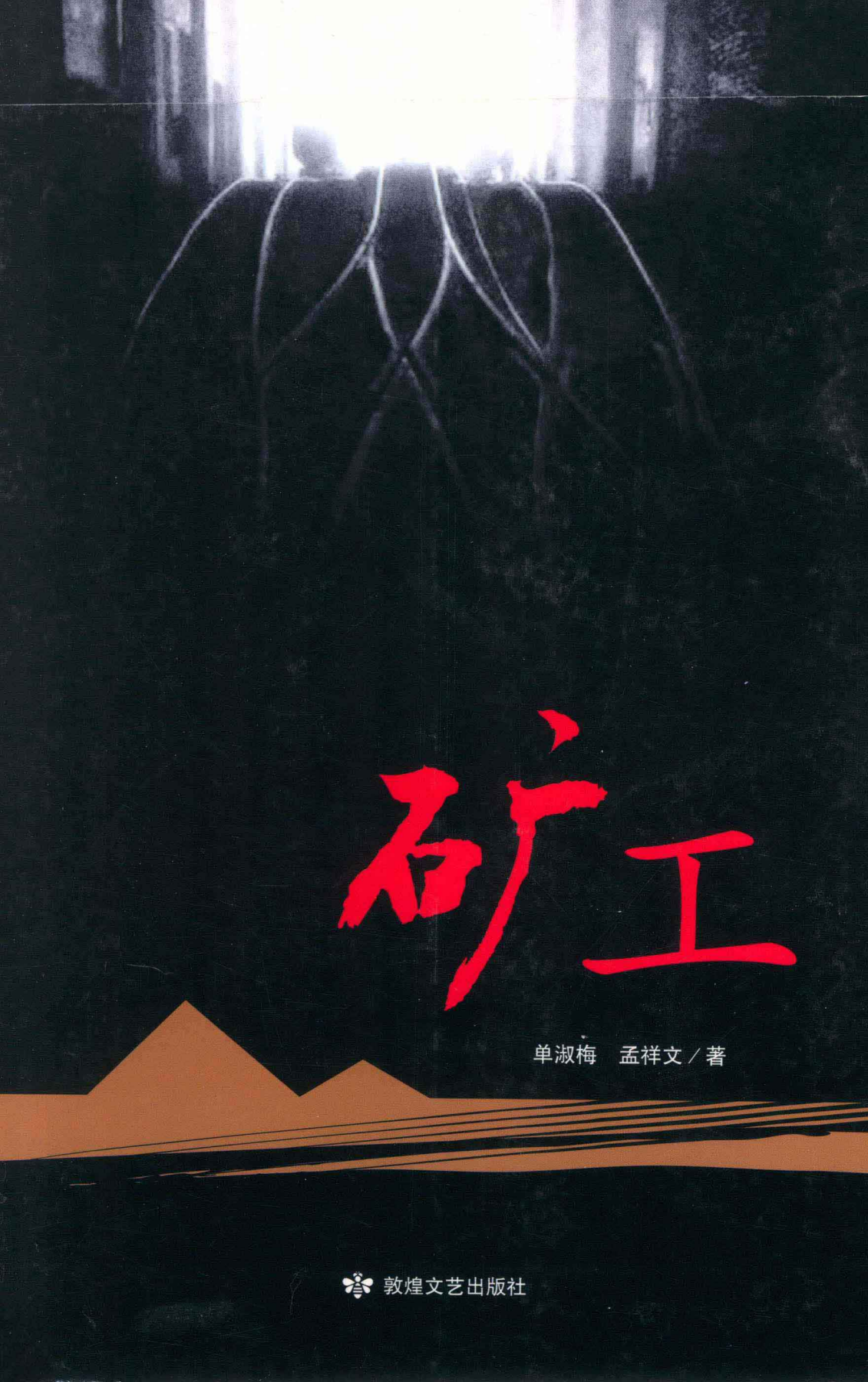




矿工

单淑梅 孟祥文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矿工

单淑梅 孟祥文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矿工 / 单淑梅, 孟祥文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68-0307-4

I. ①矿… II. ①单… ②…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6833 号

矿工

单淑梅 孟祥文 著

责任编辑: 董宏强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0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68-0307-4

定价: 3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煤炭资源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无限的，我们要利用
无穷的智慧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题记



目 录

第1章	张逢春今天上四点	1
第2章	透水事故	3
第3章	矿难中诞生的孩子	8
第4章	煤矿新来的大学生	13
第5章	最后的华尔兹	19
第6章	夸父的太阳	23
第7章	他们的心事	28
第8章	生死关头	32
第9章	都是朱子彤惹的祸	35
第10章	情书事件	39
第11章	陈双宝的女朋友	43
第12章	让人不愉快的晚宴	47
第13章	刘爱国受伤	51
第14章	祝你幸福	55
第15章	难解的题	58
第16章	不一样的经营	62
第17章	矿上分房子啦	66
第18章	喜气洋洋的搬家	70
第19章	爱的理由	73
第20章	最勇敢的离去	77



第 21 章	朱子彤被赶回娘家	81
第 22 章	为了生存	85
第 23 章	代理矿长陈双宝	89
第 24 章	私窑救援	93
第 25 章	陈双宝的麻烦来了	96
第 26 章	张大龙辞职	100
第 27 章	陈双宝吃请	104
第 28 章	煤泥坑发水啦	108
第 29 章	煤矿也要减员了	112
第 30 章	意外的惊喜	115
第 31 章	刘家对朱子彤的怀疑	119
第 32 章	钥匙锁在屋里了	123
第 33 章	减员起风波	129
第 34 章	朱子彤初显谋略	134
第 35 章	醉酒之后	139
第 36 章	朱子彤停薪留职	143
第 37 章	包子铺开张	148
第 38 章	李玉兰托媒	153
第 39 章	鲁矿长病危	157
第 40 章	爱国妈的变化	161
第 41 章	二道沟煤矿的新矿长	165
第 42 章	偷工减料的恶果	169
第 43 章	早餐点失火	173
第 44 章	宝宝提前降生	176
第 45 章	在医院里	180
第 46 章	师弟董天峰	184
第 47 章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88
第 48 章	指点迷津	192
第 49 章	参观学习引发的冲突	196



第 50 章	老刘家办满月酒	201
第 51 章	从上海买回来的羊毛衫	205
第 52 章	付东升说到了点子上	209
第 53 章	初识陈双贝	213
第 54 章	小包子大风情	217
第 55 章	张大龙求亲碰钉子	221
第 56 章	惊心动魄的夜晚	224
第 57 章	巧遇面粉大王	228
第 58 章	兄长的暴怒	231
第 59 章	解开身世之谜	235
第 60 章	很突然的电话	240
第 61 章	他需要的肩膀	244
第 62 章	平静中的轰轰烈烈	248
第 63 章	再来煤泥坑	251
第 64 章	在冷库奠基仪式上	255
第 65 章	房子，房子	260
第 66 章	妈妈的心	263
第 67 章	陈双贝的婚礼	267
第 68 章	患难之情	271
第 69 章	朱子彤讨债	276
第 70 章	水做的心	280



第1章 张逢春今天上四点

二道沟煤矿的工人住宅是一片红砖红瓦的人字架房子，整齐但是狭窄，狭窄的原因是大多数的工人家庭都要在小小的院子里建起门房，靠边的还要建个仓房，仿佛家家都有数不清的宝贝要存放。

张逢春的家没有门房，一道黑漆的小铁门里，劈材和煤坯子垛得整整齐齐，看得出来这家的主人是个利落人。

身材高大的张逢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此刻正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挑一担煤泥从外面走进来，他把煤泥卸到门前，窄窄的胡同变得更窄了。

他的妻子李玉兰，大着肚子费力地从小门走出来，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现在正怀着的是男是女还不清楚，可肚子却出奇地大，邻居赵大妈说弄不好是双胞胎，两口子可就犯了愁，要再生两个小子，这个家可就连吃饭都难了。作为一个掘进队工人，按说张逢春一个人养活一家子不成问题，问题是，张逢春是来自农村，又是家中的长子，面对家里双双生病在床的老人和还没成家的弟弟，日子过得没办法不紧紧巴巴的。所以，夫妻俩不盼着生双胞胎，按张逢春的说法，只要再生个女儿，有儿有女，这辈子就知足了。

张逢春今天上四点班，李玉兰一直催他吃饭，他却想着把煤泥和好了，闷一宿，明天一下班正好脱出来。

这煤泥是矿上的特产。二道沟煤矿立井出的煤，在井下工作面经溜子到转载机，经破碎机把特别大块的煤炭破碎后，进入千米皮带和集中皮带线，运到井下储煤仓（也叫翻井子），再从储煤仓进入提斗，用绞车运到地面进入选煤厂，经筛子进入手选皮带，再经过跳汰机水洗后，把块煤、粒煤和末煤分开。不同的品种，卖不同的价格。那些用来洗煤的水就带着黑黑的颜色流了出来，这些水里含着大量的煤粉，就像含着泥沙的黄河水一样，于是就出现了煤泥坑，让水先流到坑里，经过沉淀，一来水变得清澈了，可以汇入二



道河，二来，煤粉沉积下来，形成了煤泥。

当地人喜欢烧煤泥，煤泥便宜倒是其次，其实更主要的是煤泥有块煤不可替代的作用。将煤泥用水和好，闷上一段时间，这闷就如同醒面，醒好了，放在坯模子里定型，这个过程和砖厂制坯差不多，只不过模子要大一些。

煤坯子一排排的摆在空地上晾干，干到一定程度还可以把煤坯子立起来，有利于通风，这样就干得透、干得快。等到干透了，就可以将煤坯子像砖那样储藏起来了。北方的冬天，这煤坯子可有大用处了，用它压炉子，一宿炕都不凉，早上用炉钩子一捅，被风一抽，火就上来了，用不着现点炉子。张逢春脱煤坯子和别人还不一样，如果是用来压炉子的，他就正常的脱，如果是用来做饭的，他还在煤坯子里放些剁得细细的干草，这样的煤坯子起火快，做菜做饭比水洗块儿的火还硬。他这把手艺，邻居赵大妈最清楚。赵大妈是工亡家属，一个人带着仨儿子，别看张逢春比她的大儿子大不了多少，脱煤坯子的手艺还是跟张逢春学的。

眼看着媳妇儿快生了，张逢春想着多脱出点儿来，过一个老秋，就干透了，越是干透的越好烧。媳妇在家带着孩子，一冬天就都省心了。

不料他刚去上班，就下雨了。二道沟不是个多雨的地方，尤其是春天，几乎没下过什么大雨，况且和好的煤泥也不怕雨浇，李玉兰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谁承想到了夜里雨越下越大，雨点儿使劲地敲着窗户，噼噼啪啪地响，把李玉兰从睡梦中敲醒了。这些天她乏得厉害，这一胎怀得辛苦，说不准真应了赵大妈说的，是一对双儿？她主意正，一打怀上也没去医院检查过，都生过俩了，自己心里有底儿。双儿就双儿吧，要是一对儿小丫头多好，扎着小辫子，穿着花衣裳。就怕又是俩小子，想到这儿，她仔细看看睡在身边的两个儿子，老大听话，从不惹祸，那老二别看小，什么事儿都抢尖儿。人说三岁看老，将来怕不是个省油的灯。

看看座钟，快十二点了，张逢春该升井了吧？他上完四点，洗过澡就一定赶回家。有一回，班上的人开玩笑，说他忙着回家搂媳妇儿，他还和人打起来了。他顾家，那是真的。今天这雨这么大？他回来还不得挨浇啊？他好像没带雨衣。



第2章 透水事故

就在张逢春的妻子李玉兰辗转反侧，为他下班时会不会挨浇（就是淋雨）担心时，张逢春也正在为今天小班掘进进米的事纠结着。

张逢春是掘进队的班长，今天进道不顺利，一个小班吭哧瘪肚的也没打出几米，放的炮就跟崩个屁似的。技术员被派到局里参加什么讲用会，班里的几个工人，张逢春看看，年纪大的也都是刚刚从农村来的，谁也弄不明白，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行了，今天咱也别贪多，完活升井。”每一次完活儿，张逢春都是走在最后面，他要断后，要查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好给下个班做好交接。掘进不同于其他工种，他们是井下的最前沿，走在最后面的也就是最危险的。

从掘进头到主巷道要走一段时间，新开的巷道配套还不完善，一路上不太好走，张逢春不断地提醒大家注意脚下，注意方向，拐弯儿。哎，怎么缺两个人？王家宝和朱小六，这两个家伙都是刚从农村返城回来的，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安排在他这个班也想让他带带。这俩都是二道沟矿的工人子弟，工人子弟比起那些农村来的更不好带。

王家宝在家排行老六，至于朱小六，一听就知道也是老六，小六子是小名，他们家哥儿八个，他排行老六，他常说，他这个位置在家里是丢了都没人找，他妈都不记得他的生日，自己就更知道了。王家宝可不一样，同样的老六，上面有五个姐姐，他可是家里的宝贝疙瘩，要不然能叫家宝吗？

王家宝被抽回城，在家都待半年了，这才上班，为什么？就是不想下井。王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儿，父母姐妹都护着，怎舍得下井冒这个险？为此王家的父母没少找矿上领导，可如今是一刀切，不论什么情况，抽回来的都得下井。朱小六本来也是找好了门路，想当个基干民兵。矿上的基干民兵其实就是矿上的保安，这工作清闲还有油水，可最后还是泡了汤。

这两个人上班没几天就让张逢春很闹心，那王家小宝在家里连个笤帚疙



瘩都没摸过，你让他干活？让他打眼儿吧，钻头换了五根，就打出几个白点儿。让他出货吧，别人装出三车，他一车的一半还没装上呢，你说怎么办？朱小六干活儿倒是有门道，可那家伙眼珠子一转一个鬼点子，十个王家宝捆一块儿也没他一个人的心眼儿多。这俩人差哪儿去了？

张逢春让大家先走，自己按原路往回找找。

他们俩是故意落后的。昨天就商量好，今天领炮线的时候多领了，赶巧今天进米还少，炮线余下了。红红绿绿的炮线，编个鸟笼子，能换钱的，朱小六的主意。

谁承想，仨人刚遇上，水就从身后过来，一开始像水龙头射出来的，但是力道大，把朱小六弄个跟头，紧接着就是一片水龙头，瞬间就成了排山倒海之势，更可怕的是那水竟然是热的，大概有五六十度。三个人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往外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他们，不知道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忙乱中张逢春还算镇静，“拐上去！”朱六子跑得挺快，听见张逢春的话就拐进一个盲斜巷道。张逢春也跟着上来，回头一看，王家宝卷在水流中，张逢春手疾眼快，伸手捞住他。其实这个过程也就是十几秒的事儿，转眼之间，巷道里都是轰隆隆的水声。盲斜巷道就是废弃的巷道，张逢春记得，这是临近的最好的救命方案了。三人不敢停步，尽管漆黑一片，还是没命地跑，一口气儿跑到了“老塘”的尽头。“老塘”是回采后的掌子面，采过后基本上就让岩石自然冒落，将工作面填上，可自然冒落总有空隙在，就形成了一个死胡同。

没路可走了，仨人也跑不动了，倒在地上，听听身后水声还在，不过水没追上来，脚是落了地儿。

“这里能不能上来水？我没觉得高啊！”朱小六喘着粗气问。

“水过不来，有气儿顶着。”巷道里填满水的时候，就把一部分空气挤到了这样的死胡同里，上面的大气压强大，水就上不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怪不得王家宝跑得慢，他身上还带着一大卷炮线。现在才从湿漉漉的衣服上把炮线解下来，张逢春也没力气说他了。年轻人还是禁不住沉闷，不时地问师傅张逢春怎么办。朱小六不耐烦地说：

“待着。”

“待到什么时候？”

“有人救咱们。”

“要是没人救怎么办？”越问越着急。

“你他妈的废话，没人救就等死了！”朱小六听得心烦。



一时间沉默了。半晌，张逢春从地上坐起来。“看来咱们得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了，把灯卸下来，关了。”张逢春知道，在这儿一待不知要等多长时间，可每个人头戴的矿灯，照明的时间是有限的，尽管他知道黑暗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恐惧，可他还是让大家熄灭了矿灯。

经不住沉闷的王家宝依旧喋喋不休：“上边能不能知道透水了？”

“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知道吗？”其实朱小六并不比王家宝轻松。

“不知道咱班上的人都跑出去没有？”张逢春这时也惦记着小班的工友，也为分散这两个小年轻的注意力。

可不管怎么说，坐在黑暗里，他们都开始害怕了。这才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刚刚的逃命是本能的反应，现在静下来才开始考虑面临的形势。首先是先走的人到了哪里？升井了吗？这次跑水究竟有多大的一次事故？听说过透水，可还没经过，听说是用水泵抽的，可看刚才的样子，那水得什么时候才能抽完？再有，最重要的，他们跑到盲道上来，救援的人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现在，咱们得保存体力，待多长时间还不确定，但是矿上是不能把咱们丢下的，一定会来救咱们。”其实张逢春比这两个小子大不了几岁。可男人，成了家才真的成为了男人，没成家的，别管多大，还是生瓜蛋子。只几岁的差别，张逢春在他们眼里可是父辈级的人物。

休息？平时都觉得觉睡不够，现在却睡不着了。朱小六爬着往下试探试探，水就在脚下。

“现在是不是天亮了？”王家宝问。

张逢春倒是带了一块手表，那年头手表可是奢侈品。把矿灯打开一照，进水了。

沉默，还是沉默。突然张逢春听见了哭声。“王家宝！怎么那么没出息？”

“不是我，我没哭。”想都想不到，哭的竟然是朱小六。

“你哭什么？”这朱小六人说从小就是个贼皮子，没想到关键时刻还不如王家宝。

“我还没给家里挣回一分钱呢，这二十来年竟他们养我了。就这么玩完了，我不甘心。”

“兔崽子，还有良心呢，你不是说你们家就不缺你吗？你玩完就玩完呗，你家还有七个兄弟的。”朱小六的哭给了张逢春警示，被困在这里活着的希望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需要的是生存的意志。

“他们不在乎我，倒是真的。”



“胡说吧，你自暴自弃，你还想着别人怎么在乎你？”

“我说的是真的，班长！”本来张逢春是想让他们两个好好休息保存体力，现在看说话比休息更重要，所以引着他们说。“有一次，我去山里掏鸟，累了就睡在山洞里，一宿没回家，心想着回去一定得挨骂，结果，第二天回家正赶上吃中午饭，没人理，根本没人提昨天的事儿，就好像我回来吃饭占了他们的便宜，我也知道我们家人口多，饭不够吃，少一个是一个。”

“你说的那都是屁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等你将来成了家，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不管生了多少个，对哪一个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什么是父母啊，笨！当做父母了才知道父母的心。”

“我看我是没机会当爹了。”王家宝闷了半天，接上了话。

“咱们一定能出去，你就放心吧，现在是什么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咱是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知道吧？书都念哪儿去了？工人阶级，知道吗？咱是要顶天立地的，怎么能趴下呢？”张逢春念书的时候可是个好学生，可惜没机会把书念完。

“你不当爹行吗？你们家还指着你当爹呢！”其实张逢春的心里最急了，李玉兰那个身板儿，两个挨肩的孩子。别看他嘴上说能出去，究竟能不能出去，他可一点底儿都没有，以前就听说过，“人身汤”（有一年井下透水加之水温高，等水下去后，矿工的尸体就没找到，当人们再用井下的水就称之为“人身汤”）的事儿，如今是自己进了汤锅。他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身上扛着一家子人呢，万一出不去，媳妇儿带着孩子怎么活呢？邻居赵大妈就是个工亡家属，赵大妈那是个要强的人，能干，按说矿上也不少照顾，可女人带着孩子过生活，张逢春是看到了，难事儿多得数不清。

思维是凌乱的，三个人也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沉默。就这样一段一段的挨着时间。

“班长，饿了。早上过了吧？”王家宝其实是忍了好久。

早上？早上家里会什么样？李玉兰会怎样？张逢春心里这个乱啊，可想想眼下，这俩家伙还拿他当主心骨呢，到这个时候，张逢春才意识到，李玉兰才是他的主心骨，家里的大事小情其实都是李玉兰在拿主意。但是李玉兰这点好，拿主意归拿主意，功劳还是他的，给他面子，那是人家李玉兰的策略，这老娘们儿心眼真多。矿工家庭，夫妻不打架的少，矿工爱喝酒，女人多半都不工作，一个是老娘们儿在一起就是东家长西家短，扯老婆舌，二来煤矿工人在井下工作辛苦，情绪也没处发泄。为这个，矿工会的工作可没少做，工会那帮委员基本上是出了东家去西家。前两天，准备区工会的还和他



说，要他们家参评模范夫妻呢。

李玉兰比他大三岁，他想起过世的奶奶说过的话，女大三抱金砖，媳妇岁数大点儿知道疼人儿。

“班长，说话呀！你不说话我心里慌。”这回是朱小六。

“你小子，不是挺有钢的吗？这时候怎么鬼点子一个都没有了？”这时候要是李玉兰在身边多好啊，不对，不好，那样两个人是不是都得出不去？

现在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出去不出去的，是上面的人该怎么着急呀？矿工家属最怕听到的就是出事儿，那句话简直就是晴天霹雳，那句话可以把一切带走，什么打架，喝酒，恩爱，别扭，曾经的一切瞬间就烟消云散，瞬间就成为过去。李玉兰，铁姑娘队的队长，铁姑娘呢！她现在怎么样？



第3章 矿难中诞生的孩子

李玉兰夜里醒来就没再睡着，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不对呀，张逢春上四点的时候，为了不打扰她休息，都是把大门从外面锁上，他回来的时候，自己从外面用钥匙开，今天是怎么了？没带钥匙吗？回来的有点儿早啊！

敲门声越来越紧，李玉兰费力地起身，趿拉着鞋出了门，“谁呀？”

“玉兰，逢春是不是四点啊？”是邻居赵大妈。李玉兰把钥匙从门洞递过去，赵大妈开了门，拉着李玉兰进了屋，“别浇着，这雨凉！”

“逢春四点啊，有事儿吗？”赵大妈的话才说了一半儿，李玉兰没明白什么事儿。

“玉兰，我听说井下透水了，你先别着急。”李玉兰表面上还很镇静，可嘴唇发白。“没说是哪儿，不一定是逢春他们掌子，我来告诉你就是让你别着急，现在四点的都没回来呢，这是我们家老大媳妇儿告诉我的，怕我担心。”赵大妈的大儿子在运输区，是井下开绞车的。

李玉兰好像没怎么听进去赵大妈的话，一边往身上套衣服，一边看看炕上熟睡中的孩子：“大妈，帮我照看一下这两个小子，我去井口看看。”

“你这样的身子，你就等着吧！”

“我想去看看。”李玉兰说话的表情是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我陪你去，我让大媳妇儿来看孩子。”

赵大妈明白这个时候是劝不得的，她要去就去吧。

雨还在下，通往井口的路已经很泥泞了，李玉兰披了一块塑料布，被赵大妈搀着，俩人一步一滑地走着。

雨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手电筒微弱的光芒中，可以看见斜斜的密密的雨丝。

突然脚下一滑，李玉兰滚下了斜坡，赵大妈本想拉住她，可她怎么能拉得住呢？两个人一起滚了下去。



“玉兰!”刚好一个闪电,在划过的闪电中,李玉兰的脸那么苍白。

糟糕,要早产。“来人啊!救命啊!”赵大妈拼了命地把李玉兰拉上路,远远地看见有灯光过来,就大喊起来。平时这个时间,这条路还真没什么人走,可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时间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和李玉兰一样的家属正赶往井口。救人要紧啊!尽管大家都惦记着井下的亲人,还是有好几个人帮着把李玉兰送往医院。

此刻在井下,饿,成了两个小家伙压倒一切的话题,王家宝说完之后,朱小六又开始了。“我们有水。下去看看水!”“那水能喝吗?”“不能喝就渴着,现在有这个就不错了。”

“我们会不会被饿死?”饿死?张逢春想,没到饿死,我就得被你们两个给折磨得精神错乱。

“我奶奶说,人饿三天就死了。”王家宝是王家的根,这话一定是奶奶哄他吃饭的时候说的。

“三天?不可能,在青年点的时候,我们都干过,三天没吃饭,啥事儿都没有。”就朱小六?他能干吗?背地里不知吃了多少呢?三天,三十天他也没问题,因为那是在地面上。现在是在井下,真正的四块石头夹一块肉。

“多少天得根据情况,我们现在的好处是有水,人可以没东西吃,但是不能缺水。缺水可就危险了。”

“我都渴了半天了,这水能喝吗?”王家宝真是忍了很久了。

“能喝不能喝也得喝,为了活命。”

“可这水?”王家宝还在犹豫,倒是朱小六用帽斗子舀了水一仰脖子喝了下去,然后摸索着递给张逢春:“班长,还行!你要是嫌弃,等着喝我的尿吧!”

“你,谁喝尿?”王家宝生气了,也扑过来摸过帽斗子,喝了起来。

两个人的对话提醒了张逢春,他们在这里的时间也许会很长,保存体力是一方面,保持头脑的清醒更重要。他想我一直都在考虑自己的事儿,怎么能不管他们呢?和他们说什么?得想办法,这样下去不行。

张逢春的脑海里涌来一大堆英雄人物,罗盛教,邱少云,唉,他们都知道。

“这样吧,干等着也没事儿干,咱几个轮着讲故事。”

“哪有那心情?”

“说说吧,你们在青年点儿的事儿,我没下过乡,不知道。”张逢春哄着



他们。

“你老家不就是农村的吗？农村的事儿你比我们知道的多。”

“可不是知识青年的事儿。我们老家那儿是个穷地方，穷山沟。”

“我们下乡的地方也挺穷的。”朱小六比王家宝更明白张逢春的心思。“穷归穷，青年点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

“那你还回来？”王家宝加入了话题，张逢春心喜。

“你不也是回来了吗？”朱小六是明知故问。

“我是我爸我妈让我回来。”

“看来你是不想回来啊？怎么？是不是有相好的，说说。”

三个人都躺在潮湿的地上，听见不远处滴滴答答的水声，一句一搭的说着。最不想说话的王家宝被勾起了回忆，话匣子也打开了。那个遥远的东北平原，寒冷的冬天，老乡家里的热炕头，烤地瓜，都渐渐地回到了眼前。原来这个家里的宝贝疙瘩看上了另一个青年点的姑娘，可人家那个点儿里也有人惦记着这姑娘，为此，两家在苞米地里打了一架。

“我们输了，以后再也没见过。”

“笨了，这种事儿，也不是他们点儿说了算的，你问问人家姑娘怎么想的，姑娘要是同意，他们点儿里的人说话能算数吗？”

“我给她写的信，她给点儿长了。”

“那不就明摆着吗？你还单相思什么？拉倒吧！”两个小伙子的话说起来还真长，让张逢春放了心。

说话很管用，心情渐渐放松了，三个人不知不觉地都睡着了。

醒来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一片寂静，连当初滴滴答答的水声也听不见了。

肚子很饿，是饿醒的。“吃什么啊？”“越说吃越饿。”肚子连叽里咕噜叫的能力都没有了。

“怎么连一只耗子都没有？有条蛇最好了。”朱小六讲起在青年点抓蛇烤着吃的事儿，把王家宝听得直流口水。

张逢春爬起来，脚软，力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巷道缝隙的地方有软软的泥。如果有灯光，可以看见这些泥是灰白色的。

“有了。”张逢春抠了一块，放到嘴里。“还不错！”

“班长，你在吃东西吗？”王家宝打开灯，张逢春正往嘴里放东西。

“能吃吗？”朱小六爬过来。

好在有这些黏泥，如果真的都是矸石，他们就是想吃也无从下口。